

让每一个学生都掌握三文母语思维艺术

——用《红楼梦》给学生的大脑扩容

甘建民

数学是思维之父，语文是百科之母。然而对于语文，学生却有一种“三怕”的恐惧感：一怕文言文，二怕写作文，三怕周树人；而老师则有一种“三无”的迷茫感：“课程内容的虚无，训练项目的空置”和“评价体系的缺失”。（1）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系主任吴忠豪教授甚至感叹道：“中小学生语文不过关成为不能破解的世纪性难题，严重影响了语文课程的社会声誉。”（2）对此教育家叶圣陶晚年反思道：“咱们一向在选编（选文）的方面讨论的多，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的少，这种情况需要改变。”（3）那么当下我们应该拿什么项目来训练学生呢？笔者以为，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恢复对学生的母语思维艺术（即汉人思维和表达的图式）的训练。在明清时期，是通过八股文来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的。然而八股文废除之后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也随之被抛弃了。有鉴于此，笔者特意从白话经典《红楼梦》的文法模式中提炼出一套三文母语思维艺术（以下简称“三文思维”， 著作权登记号：10—2010—A557），借此便可以对学生的母语思维艺术进行系统训练了。经实验，“三文思维”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《苏州日报》作了专题报道，还连载了“三文思维”的部分内容。

一、“三文思维”释名

历史学家庞朴提出：“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，这就是‘三’。”（4）四大名著便是按照“三”这一密码来编码的。例如，《西游记》有“三借芭蕉扇”、“三打白骨精”；《水浒传》有“三打祝家庄”、“三败高太尉”；《三国演义》有“三顾茅庐”、“三气周瑜”等。红学家周汝昌指出：“《石头记》也是用三的，但除了‘刘姥姥三进荣国府’，似乎不曾多用三，而是在大结构上多有‘三’的存在。”（5）其实不然。《红楼梦》不仅在宏观结构和微观句式上都是按照“三”这一密码来编码的，而且还把“三”这一密码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结构句式里，如盐化水，有味无迹。

不过相对来说，《红楼梦》更多地是按照老子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”的模式来建构的。《红楼梦》原名《石头记》，曹雪芹便是按照老子的模式来讲这块石头故事的——炼石补天，此即“道”；女娲补天后，剩了一块顽石弃在大

荒山青埂峰下，此即“道生一”；顽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于是便有了“粗蠢”与“通灵”二性，从而演绎出真假两个宝玉，此即“一生二”；顽石通灵后，幻入红尘，与黛玉、妙玉及红玉等三个名字带玉的女子“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”，此即“二生三”。

另外，在微观句式上，曹雪芹则把老子的“道生一”模式演绎为多种含“三”的模式，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便是宝玉细看黛玉：“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，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。态生两靥之愁，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，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”宝玉看黛玉的视线轨迹有如下三个特征：一是眉目双观，呈复线形；二是以观眉起，又以观眉结，呈首尾相衔的蛇线形；三是动静三观，呈曲线形。在这里，我们可将复线形视为阴阳两个点，蛇线形为一个圆，而曲线形为一个S形的曲线，这样，宝玉看黛玉的视线轨迹便正好还原为一幅“太极图”。显而易见，与“三打祝家庄”之类的俗套相比，《红楼梦》的结构显得更加精彩纷呈，精妙绝伦。司马迁在论述乐律时说：“数始于一，终于十，而成于三。”《红楼梦》的结构句式表明：文也同样“成于三”。所谓“三文”，即“文成于三”的简称。

周汝昌说，《红楼梦》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。笔者发现，解读《红楼梦》的钥匙便藏在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一诗中，即由林黛玉之“泪”解《红楼梦》之“味”。于是笔者便将《红楼梦》中所有描写黛玉的文字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，并从中提炼出一套体现母语思维艺术的图式系统。它包括“黛玉之哭”、“黛玉之笑”以及“黛玉之居”等三个部分；其中又以“黛玉之哭”为主，包括“滚泪之哭”四次，“流泪之哭”三次，“滴泪之哭”两次，正好构成“黛玉九哭”，别有一种《九歌》的韵味。由此入手，便可以达到“一字通红楼”的境界。

二、“三文思维”的功效

（一）思维训练的一种利器

台湾大学夏济安教授说，把定语从句学好了，英语作文就学好了。然而汉语却没有一套形式化的语法体系，尤其是没有定语从句，因而古人学写作，便只好先把经典背得滚瓜烂熟，即用“读书破万卷”之功，以求“下笔如有神”之效。不过尽管汉语没有形成一套形式化的语法体系，但到了宋明，却形成了一套形式化的八股文套路。国学大师钱基博（钱钟书之父）指出：“语言文章之工，合于

逻辑者，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。”（6）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一回写道：“八股文若做的好，随你做什么东西，要诗就诗，要赋就赋，都是一鞭一条痕，一捆一掌血。”由此可见，在明清时期，八股文已成了一种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训练的手段。

在现代的语境下，我们已不可能再让学生去学八股文，那么，又该如何来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呢？美学家朱光潜指出，八股文的“布置很匀称完整，首尾调理线索很分明，在狭窄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，往往见作者的匠心。”（7）笔者发现，明清时期的文学大师，如吴敬梓、曹雪芹等都是八股文高手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已把八股文的精髓融入了自己的创作。因此我们只要把《红楼梦》中的文法模式提炼出来，便可借此来对学生进行母语思维艺术的训练了。

例如，《红楼梦》中有一段写“刘姥姥搞笑”的文字，评家评道：“真如天女散花，缤纷乱坠。文章能事，此尽之也。”（8）其实这段文字虽然“缤纷”，但却并不“乱坠”，因为它是严格地按照“三”这一密码来编码的，某种程度上还达到了“数字化”的境界。而在《红楼梦》中，诸如这样的案例简直比比皆是。实训表明，学生只要经过十来个经典案例的训练，便可以把《红楼梦》的文法模式转化为自己的一种思维模式，从而使自己的思维显示出一种层次性和条理性。一位三年级的学生说，以前也背了不少课文，但是背了就忘了；而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，看似难度大，但借助“三文思维”，便不仅背得快，而且还记得牢。

（二）模仿经典的一套模式

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映，数学有公式定理，相对来说还好学；而语文却无所适从，难以学好。从学生和家长所反映的这一问题上，笔者领悟到：要让学生学好语文，首先就必须给学生提供一套模式，使之“有所适从”。

语文教育家吕叔湘指出：“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，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时间养成的。”（9）不过经验还告诉我们，模仿是学习技能的最好方法，而模式则是成功模仿的必要前提。例如，学书法，则模仿字帖；学画画，则临摹名画；学语文，不言而喻，自然理当模仿白话经典。然而白话经典却又不易模仿，如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——《林黛玉进贾府》，竟被学生评为最令人讨厌的课文，原因是内容繁复，篇幅太长，人物众多，难以把握。

为便于学生模仿，笔者对隐藏在《红楼梦》的结构句式中的密码都作了解

码和模式化的处理。例如，笔者根据学生的意见，对《林黛玉进贾府》一文作了“化繁为简，化长为短，化多为一”的技术处理，把黛玉所见的众多人物分为三类：其一，主要人物即宝玉；其二，重点人物即贾母、凤姐与袭人；其三，一般人物即李纨、邢、王二夫人以及迎春三姊妹等。这样，黛玉所见的人物之“众多”便转化为一个套娃式的“金字塔结构”，即黛玉所见的这三类人物正好形成一个“金字塔结构”；而在这一“金字塔结构”里又包含着一个由一般人物所构成的微“金字塔结构”。经过这样的模式化处理，原来为高中生所讨厌的《红楼梦》便为小学生所喜欢。常言道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偷”；实训表明：熟读《红楼》三十篇，不会作文也会编。

（三）学好语文的一条捷径

自白话文教育推行以来，学生的语文能力便开始下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台湾为了顺应信息化社会的潮流，简化了语文教材，大幅度削减了文言文，结果同样导致学生语文能力的下降（10）。于是便有人归罪于白话文教育，主张全面回归文言文教育。如台湾的王财贵教授甚至提出：“废止小学幼稚园的白话文教学，方能使语文教学回归正途。”（11）诚然，鲁迅、胡适等大师都是先通了文言文，然后再通白话文的。然而在信息化的今天，学好语文是否还有别的途径甚或捷径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

其实早在四百年前，金圣叹便发现，在文法模式上，白话文与文言文是相通的，如《水浒传》方法，都从《史记》出来，却有许多胜似《史记》处，因而懂得《水浒传》文法，便能看出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中的文法。于是金圣叹便从《水浒》中提炼出一套文法，并以此对其儿子进行启蒙训练。金圣叹指出：“以之遍读天下之书，其易果如破竹也者……”（12）这样，金圣叹便探索出一条先通白话文，再通文言文的捷径。因为相对来说，白话文的文法更容易掌握。

与《水浒传》相比，《红楼梦》文法更有三个来源：其一来自《左传》，如《红楼梦》开篇那段描写石头来历文字的结构，便是从《左传·郑伯克段于鄢》一文中化出来的，但却比《左传》来得更加精妙；其二来自《庄子》，如“黛玉赏曲”这段最能体现中国文艺学特征的文字，便是从庄子的“庖丁解牛”中化出来的，但却比“庖丁解牛”更有神韵；其三来自《孟子》，如宝玉与黛玉的一些对话，则是从《孟子》中化出来的，但却比《孟子》更加曲尽其妙。因而懂得了《红楼梦》的文法，再去读《左传》、《庄子》与《孟子》，不仅会有一种轻车熟

路之感，而且还会有一种事半功倍之效。

三、“三文思维”的训练方法

（一）解码训练

在实训中，笔者一方面给学生做解码示范，另一方面则引导学生自己去对案例进行解码，以掌握母语思维艺术的基本图式。在“百家讲坛”上，著名作家刘心武讲《红楼梦》时谈到，薛宝钗吃的冷香丸，其配方非常复杂，没法背。在实训中，笔者便对冷香丸的配方作了解码：曹雪芹一方面用“两、钱、分”这三种市制重量单位把冷香丸的配料分成花蕊、水与药引等三类；而另一方面则又用“十二”这一数字将所有的配料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这样，经过解码之后，学生一般听三遍就把冷香丸的配方给背下来了。实训表明，经过十来个经典案例的训练，学生便对红楼密码有了认识和兴趣，并初步具备了解码的意识和能力。如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发现，“红楼开篇”中的甄士隐故事，它不仅是按照“三”这一密码来编码的，而且是三中有小三，小三中还有微三，层层叠叠，有如套娃一般。

（二）听力训练

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。其实聪明聪明，耳聪目明，耳聪在前，关键在听。繁体“聽”字表明，古人造字时已经意识到，听觉对大脑有刺激作用。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右耳刺激左脑的逻辑思维功能，左耳刺激右脑的形象思维功能。由此可见，听力训练对开发右脑、激发潜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，现在的学校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母语听力的系统训练，而市场上的各种国学机、早教机，则把四书五经乃至《黄帝内经》都一股脑儿拿来，结果弄得学生和家长都一头雾水。为此，笔者特意从“三文思维”中挑选了最能体现母语思维艺术的经典案例，以对二三年级小学生进行系统的听力训练。

在《评点红楼梦》一书中，原文化部长王蒙对宝玉的口才、黛玉的赏曲以及袭人的思维都提出了质疑。如王蒙质疑宝玉口才道：“宝玉会有这些知识，但未见得如此清晰并且讲起来口若悬河，想来也是作者的意思”（13）其实王蒙有所不知，他所质疑的恰恰是《红楼梦》中最能体现母语思维艺术特征的闪光点。在实训中，笔者便以这三则材料作为听力训练的经典案例，效果尤为明显。例如，在苏州静思书轩的一次演示中，笔者问学生道：“王蒙怀疑宝玉的口才，你们以为如何？”学生们回答说：“宝玉的口才是不容置疑的，因为其中是有章法的。”然后，他们便像宝玉一样“如此清晰”且“口若悬河”般地介绍了蘅芜院的所有

异草。笔者告诉听众，学生并没有看教材，只是听了三、四遍，便全都背下来了。因为在实训中，学生们都全神贯注，两眼发亮放光，不仅训练了听力，而且还训练了注意力和表达力。听众听了，都连连称奇。

（三）三重角色

在实训中，学生们扮演了学员、演员以及教练等三重角色。

其一，学员。学生须严格地接受“三文思维”的训练，一般要求学生听三遍就能准确背诵，回家后再练习三次，自己录音，自己核对，力求精准。另外，经过初级的听力训练之后，便将案例发给学生，引导学生自己去解码，并把这一能力运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。例如，要求学生将训练材料与语文课文相比较，寻找异同。这样，既可以将训练与学习接轨，同时又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的能力。

其二，演员。一般说来，进入“三文思维”的红楼案例，都具有较强的戏剧性和表演性。因而笔者常常让学生扮演角色，深刻体验，尽情表演。事实上，学生往往等不到表演环节，就会一面背诵，一面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。其中，学生们最喜欢的就是《刘姥姥搞笑》。笔者让学生扮演其中的角色，让他们通过表演来理解《红楼梦》文法的奇妙性和规律性。

其三，教练。学生回家后，便要求他们充当教练，对他们的父母乃至爷爷奶奶进行听力训练。例如，笔者让学生拿《刘姥姥搞笑》一文去训练他们的父母，不过只对其中一人解码，而让另一人死记硬背。统计表明，解码的一方，其记忆速度要快 2.5 倍，而记忆牢度则更是无与伦比。有一位二年级的学生，她的外公有健忘症。于是她便拿冷香丸的配方来训练她的外公。经过反复训练，她的外公竟然也把冷香丸的配方给背下来了，举家一片欢笑，可谓一人受训，三代受益。

“学了三文思维法，两语一数都不怕。”根据训练计划，小学生（二年级开始）一般经过 300 课时的系统训练，便可以熟练地掌握三文母语思维艺术，拥有超常的记忆力、深刻的理解力与精准的表达力，从而消除对语文的“三怕”心理（对高年级的小学生和初中生，可进行 30 课时的强化训练）。

（注释文献略）

（甘建民，男，苏州三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监，四川大学苏州研究院兼职教授，手机：13506131131，邮箱：gan1950@sina.com 苏州干将西路 1099 号采香花园 27 幢 601 室 215004）